

阿朗壹古道

南方壺

二十餘年前，那時女兒尚年幼，周末內人有時會帶她回岡山娘家過夜。某個星期六晚上，我一人在家，在電視上看到“失去的地平線”(Lost Horizon, 1973)。幾年前知道那是根據 James Hilton 所著 Lost Horizon (1933) 一書拍攝的，遂買了本陳蒼多的譯本。後來又透過網路買到電影的 DVD。咦？怎麼不太一樣？原來買到的是 1937 年版，而我以前看的是 1973 年的重拍版。1933 年出版的小說，1937 年便被拍成電影，可見這部小說當年出版後，所受到的重視。

4 個英美人士因飛機失事，迫降在喜馬拉雅山區。獲救後，被帶著跋涉冰天雪地，然後經過一通道，沒想到豁然開朗，進入一群山環繞，鳥語花香的山谷—香格里拉(Shangri-La)。處在世外桃源，四人中有兩位決定留下。但康威(Conway)兄弟，卻想離開。弟弟且要帶著在那兒遇到的心愛女孩一起走。雖被警告那女孩來香格里拉時 20 歲，山中無歲月，女孩因此一直維持當初的模樣，一旦離開，瞬間便會失去青春及容貌，回復原本年紀。而女孩來此地，已超過 80 年了。被愛情沖昏頭的弟弟，怎會相信這種荒誕不經的事？3 人出了通道，在雪地上蹣跚而行。看到逐漸老態龍鍾的“女孩”，驚嚇的弟弟，頓時失去理智，墜落那無止盡的深谷，剩下哥哥獨行。在白茫茫的雪地上，走到神智不清了，

心在南方

仍不斷地向前往下走。醒來時發現躺在山腳下一現代醫院的病床上。原來他走到有人煙的地方而獲救。一個人居然能在雪地上度過那麼多天，西方報紙爭相報導此奇蹟。

電影中那不知要走到何時的情景，之後不時浮現在我眼前。

學校有個仁者社，取“仁者樂山”之意。今年3月初，社長惠銘發信邀約去阿朗壹古道。那時我還搞不清楚這古道有何特別。學期間事情不少，所以當因人數不足，活動取消時，我還有些高興。6月下旬，國內統計界年度盛會，“南區統計研討會”在中正大學舉行。大會講座，生態統計專家趙教授，以呼籲大家上網連署“停建台26線，搶救最後自然海岸線”，做為其演講之結語。我這才知道，原來此古道乃大有來頭。台灣生態的最後一塊淨土，台灣最後一條自然海岸線，一聲聲“最後”，讓你不對它心嚮往之也難。

7月底，有天回家，走在台17線上，突然有輛機車靠近。以前會嚇一跳，近來已習慣。會這樣停下者，一種是好心人，要載我一程，因附近沒什麼住家，令人以為要走很遠的樣子，還曾有個騎腳踏車的女孩要載我；一種是問路者，會在公路上走，總是在地的；一種是好奇者，曾有個騎機車的女孩，停下來跟我聊了一下，說她媽媽常看到我，由於我回家的那條路上，沒有其他人是步行，所以她一看便知。那天那位戴著口罩的騎士，則是學校同事，古道熱腸的阿桑，她說我們好久沒有辦活動了。我說之前不是想去阿朗壹古道？阿桑一聽，便說那她去跟惠銘講。暑假大家時間較充

裕，於是一群二十餘人，老老少少的阿朗壹古道團，便迅即成行了。惠銘發出通知，從校內出發的時間是 8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，預計下午 6 時前抵達學校。

陸續收到各種有關阿朗壹古道的資料。這位社長是很盡職的，由於不可取代，看來是終身職。只是那些資料，我其實都沒看。旅遊前，我通常不做功課，都是等回來後，覺得那地方很有意思，想弄清楚到底去了那裡，才開始查詢。因聽說全程有 12 公里，要走 3、4 小時，遂帶了兩瓶各 600cc 的水，一個紅豆麵包。其他就沒多想了。之前對於古道，腦中浮起的，除了古道熱腸外，便是風檣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走古道，應是很寫意的。

這團中並無人走過阿朗壹古道，惠銘寄的通知上寫著：

活動方式：搭乘遊覽車至台東縣達仁鄉，下車
健行至屏東縣牡丹鄉旭海村，遊覽車至旭海村接，
其他就吃吃喝喝玩玩。

看來輕鬆愉快。既然是吃吃喝喝，自上車後，今之孟嘗逢源與阿桑，便忙著發她們請大家的食物。除了燒餅及飯糰外，我還獲得一杯咖啡，及一碗麵線羹。逢源還多帶了好幾隻登山杖，提供給有需要者。惠銘一面發綿布手套，一面告訴大家，自今年 9 月起，將實施遊管制，每天限量 300 人，想走得先申請。能在管制前拜訪，真是幸運。逢源除了自己裝備齊全外，還好心地替我準備了遮陽用的帽子及袖套等。真有必要嗎？不過是登個山，吃吃喝喝玩玩，我絲毫不以為意。

心在南方

古道照顏色，總該曬一曬。

路程不算短，途中我吃完麵線羹。將近上午 11 點，車子將我們放下後，便開走了，將在終點等大家。被我說油光滿面的惠銘，在阿桑吩咐下，替我手腳抹了些防曬油。大夥才走一走，便發現下車太早了，距阿朗壹古道的起點，仍有 5 公里。只是這點路，即使對那幾位撐著傘的淑女，也算不了什麼。走走聊聊，與兩位愛看電影的同事，談了一陣子電影，就走完了。

約 12 點，日正當中，看到了起點的標示。這便開始我們始料未及，絕對不是吃吃喝喝玩玩，而是古道給顏色的旅程。先走一段土石路，之後便沒路了。要往那裡走？試了一下，只好走上海灘。海灘上盡是石頭及漂流木，石頭都不小。在大石頭上躍上躍下時，我不由得想到 “127 小時” (127 Hours, 2010)。會不會有那塊石頭突然滑動，讓你摔下？算了，不能想太多。跳啊跳，過不去了。只見從山頂垂下一條繩索。原來剛才發的手套，是攀登用的。

這繩索比中山大學柴山的繩索細多了。而且爬柴山是曲折的，因此繩索一段一段。不像這裡，是整條從上垂下。大家依序拉著繩索往上，沒有踩腳處，沒有暫停喘息處。這是古道，不能與大眾化的柴山相比，我告訴自己。手套在背包沒拿出來，徒手抓繩應還好。只是當努力一步一步往上爬時，我不禁又想到 “顛峰極限” (Vertical Limit, 2000)。電影中父親及兄妹兩人，在一次攀登過程中，因鋼釘脫落，繩索無法撐住 3 人。在父親要求下，哥哥割斷繩索，父親墜落而亡。

連三人都撐不住，我們可是這麼多人。算了，不能想太多。

到山頂後，要走一片林子。後來才知道，這是全古道唯一有遮蔽的地方。休息一陣，繼續往前，我與 5 個女生走在一起，逐漸其他人都看不到了。在林中先後遇到 4 個人，他們從另一頭過來，接著遇到一位牽著腳踏車者，大家對他很好奇，他是從台中騎腳踏車要到台東。長途用的腳踏車可非折疊式，還有他的全部家當，總有二、三十公斤，由另一頭拉著繩索上來。天啊！只能用五體投地來形容。我們還能叫苦嗎？這 5 個人，就是我們在古道上全程僅遇到的。一天限 300 人，還須申請？那來 300 人？

林子怎麼這麼快結束，要往下了。哎喲！這種下山法！有時得抓著旁邊的草，有時幾乎是滑下去的。後來總算有根繩索可拉著下去。下去後又是海灘，但不是細砂，就是小石頭。行路難，難於上青天。在艷陽下，6 人埋頭苦走。偶而才坐一下，阿桑便說“坐太久會走不動”，遂續前行。有時受不了，才剛坐下來，淑妙經過，說“我先走了”，只好立即起身。這 5 個女生，難道都不會累嗎？

惠銘寄的通知上寫：

午餐請自理，於古道健行中途找點吃午餐。

雖早過了午餐時間，根本沒人覺得餓。當然除了原先山頂那林子外，也沒有“點”可讓人坐下來享用午餐。大家只想喝水，只是又得省著喝。不知誰先說起“吃冰”，接著便一個個說“我等下要吃冰”，有如囁語般。我想到“失去的地平

心在南方

線”。走，就是不斷走。這海岸，究竟何時會走完？

路邊出現電線桿，好現象，表示快進入文明世界了。接著有碎石路可走了，然後看到幾輛車停在那兒，有人在海邊戲水。真希望我們是戲水者，而非苦行者。看來應快到了吧！問一位太太，到旭海要多久？兩小時，她答。空氣頓時好似凝結了，6人皆楞住。我無法再走兩小時，我在心裡吶喊。再走兩小時，真不知醒來會在那裡？旁邊一位先生說“再15分鐘就到了。”那位太太狐疑地看著他。看這情景你相信那一個？“我沒騙你們啦！”那位先生補充。只好希望他們二人想的地點不同。

15分鐘後，下午3時36分，看到“旭海漁港安檢所”。進去問有沒有水？他們指著後面。哇！飲水機，還有冰水！我立即喝完3瓶600cc的冰水。荒漠甘泉就是這種吧！阿桑打電話給司機阿貴，問他車停在那兒？結果在5分鐘路程外。太棒了！喝夠水，清洗一番。我們6人魚貫上車。“阿貴，從沒這麼高興看到你”，差不多每人都如此講。我拿起我的飯糰，一口咬下，人間美味。阿貴給我一瓶可樂，雖才剛喝了1800cc的水，我仍打開灌下，真是冰涼涼，沁入心脾。

4點半後，奇怪其他人怎麼都還沒回來？手機一再打都不通。5點了，淑妙很擔心。我與她至那安檢所請求協助。他們出來一位隊員拿著急救箱，及兩大瓶水。看到急救箱，我感受到一些緊張氣氛。那隊員跨上機車，我坐後座。一路上陸續遇到我們三五成群的團員，他們都表示還可以。見到最後一群5人，我下車讓有些疲憊的呂小姐坐機車回去。將

那兩大瓶水分給其餘 4 人。跟千惠說只要再 25 分鐘便到了。

“還要那麼久喔！”她毫無喜悅，看來都快耗竭了。約 5 點半，我們全回到安檢所，個個平安，令人欣慰。喝水、上廁所、休息、照相，我們把安檢所當救國團了。臨走時我一再謝謝旭海漁港安檢所。

下午 6 點，這是當初預計返抵學校的時間，車子往高雄開。約 9 點，回到學校，結束這難忘的旅程。

你知道我當年所看“失去的地平線”之結局為何？康威悄悄離開醫院，走向山上，他要回到那遺世獨立的香格里拉。而令人神奇的是，他找到了入口。至於他為什麼回去？以及為什麼會有人未卜先知，當飛機迫降時，便已在那兒等著救他們？只好讓你自己去看了。

阿朗壹古道該再去一次，原因與康威回香格里拉當然不同，而是如同電影看影。好的電影須至少看兩遍，因初看時，常只能專注於劇情的發展，只有在第二次看時，才能好好欣賞。第一次走，面對那完全未知的古道，一心想趕快走完。若能再次拜訪，要走得優雅些，並欣賞沿途風光。但無論如何，我走完一趟阿朗壹古道了。 (100.8.27)